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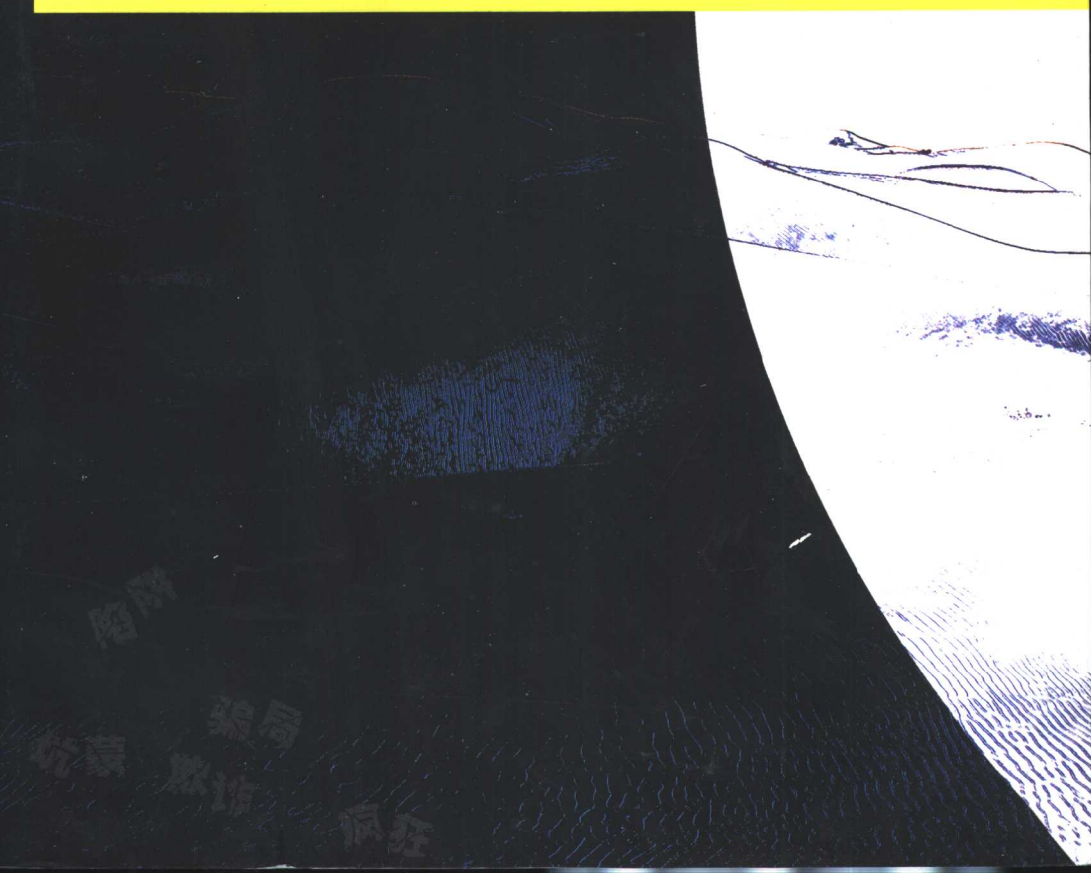
资本的

周俊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沉沦

揭穿疯狂圈钱大骗局
看透坑蒙欺诈真面目



资本 的

周俊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沉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沉沦/周俊生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ISBN 7-80681-040-4

I. 资... II. 周... III. 上市公司—经济犯罪—案例—中国 IV. D924.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330 号

资本的沉沦

作 者:周俊生

责任编辑:陈国梁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75

插 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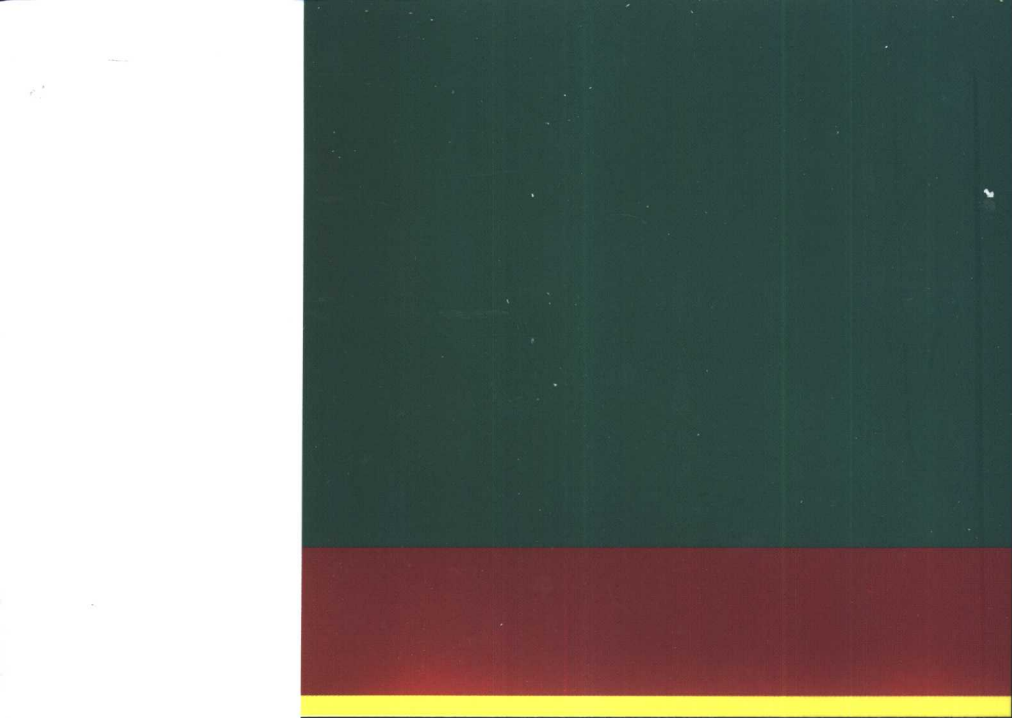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ISBN 7-80681-040-4/F·006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俊生，男性公民。江苏常熟人，
现居上海。种过地、做过工、教
过书、编过戏。现为媒体工作者。
一个在梦中行走的人，一个追求
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的人。



目 录

原野：资本在股权迷宫中外逃

股市中的“奔马图”	2
“颗粒无收”的原野	7
追踪“股权迷宫”	11
艰难的重整	17
彭建东的下场	22
原野的警世作用	25

琼民源：编织股市神话的“先驱者”

“火箭”式的业绩下滑速度	30
牛市里的大牛股	35
聚焦 1996 年年报	39
开不下去的股东大会	42
一年以后的处理	46
董事长关进大牢	49
悲剧变成了喜剧	53
琼民源事件的反思	60

红光实业：欺诈上市第一股

红光一闪，坑人万千	64
逐渐暴露的真相	70

玩火者的下场	74
红光为什么能上市?	78
无助的小股东们	85
红光变成了福地	91
前途依然充满变数	96

东方锅炉：造假与贪污腐败共生

股票上市时的另一幕	103
特派员挖出“群蛀”	108
“群蛀”的可悲下场	112
与贪污共生的造假	116
难脱干系的中介	122
在下坡路上滑行	127

大庆联谊：填不平的资本黑洞

难逃一死的董事长	132
流产的配股计划	137
腐败的内部职工股	140
拔出萝卜带出泥	145
层层造假违规入市	149
艰难的追款之路	153
小股东的抗争	160

康赛：击倒百名贪官的“公关股”

突然“变脸”的绩优股	166
走向毁灭的董监事	171
受贿的官员们	175





追不回的“借款”	181
夹缝中的重组	188

九州股份：远华走私案中的“难兄难弟”

伙同远华疯狂走私	195
董事长的丑恶嘴脸	200
造假上市也被曝光	205
难以实现的重组	213
分崩离析的“担保链”	220

郑百文：一个“先进典型”的毁灭

“先进典型”上市了	227
与四川长虹的合作	232
赢利大户变成亏损之最	236
迟到的处罚	241
不了了之的“破产”之诉	247
与时间赛跑的重组	253
无可奈何的小股东	261
谁是郑百文的庄家	265

黎明股份：“一条龙”的造假工程

并不彻底的“变脸”	270
“造假工程”被揭露	274
逃之夭夭的董事长	282
“火箭式速度”的重组	286
黎明掩盖了什么？	293

银广夏：“跨世纪大牛股”的终结

一家“高速增长”的公司	299
原来是一场骗局	305
证监会的紧急行动	314
泡沫在阳光下破灭	319
不负责任的会计师	325
跌落陷阱的大机构	329
小股民索赔步步推进	335
重组成了“救命稻草”	339

蓝田股份：“造神运动”的破产

“绩优股”忽然受处罚	345
“蓝田神话”再写新篇	350
水底下藏着什么？	355
面目不清的“总公司”	359
刘姝威的研究报告	363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367
蓝田“套牢”了谁？	372

麦科特：新世纪的“空壳公司”

刚上市就被调查	379
一个货真价实的“空壳”	383
沆瀣一气的中介机构	389
成功出逃的庄家	395
无可奈何花落去	399



原野

资本在股权迷宫中外逃

原野从“零资本”起步，成功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了私人的腰包，并且转移到了境外，它深刻地反映出了在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初期，一些人和集团借“股份制”之名，行侵占国有资产之实的情况。

原野，一个带着一点诗意的名字。当它于10多年前出现于深圳的时候，曾经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原野公司发行的股票票面上，一群出自名画家之手的奔马正在一望无垠的原野上奔驰。在深圳当时仅有的几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中，原野的股票设计得最好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原野动听的广告语撩拨着人们，诱惑着人们。然而，在这一场“春种秋收”的劳作中，收获最大的无疑是公司的董事长彭建东，他凭着高超的股权游戏手段，利用股份制改革初期政府部门在管理上的缺失，巧妙地蚕食着国有资产，差一点就使原野蜕变成了他的私人公司。

彭建东当然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现实又是无情的——他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犯罪分子中被判了最重的徒刑，却没有真正坐过一天牢，因为他早在犯案之前就已给自己留下了后路，把自己打扮成了“华裔澳大利亚籍商人”。

但是原野，这一个我国股份制改革早期出现的上市公司，却不得不从中国股票市场中消失了，那张漂亮的股票无可奈何地成了废纸，只有一些迷恋于股证收藏的人还会记着它。至今，原野得以留在中国股市史书上的，就是第一个被摘牌的上市公司……

股市中的“奔马图”

1990年，深圳。

今天的深圳人，已经不大愿意回忆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腾飞的深圳经济特区，当它进入19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段彷徨，原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一些企业开工不足，人才也开始向内地回流。当新一轮经济改革高潮在全国出现的时候，一直享受着特区优惠政策的深圳，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面临的威胁。





但是,从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出现的深圳股票市场,却在此时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深圳和上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两个股票市场试点城市,但是,股票这一“尤物”毕竟与中国人隔绝了那么多年,即使是上海这座有着百来年金融沉淀的大城市,也已经沦化为计划经济的“模范城市”,一些获准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必须依赖着承销商的“余额包销”才能募足资金,老百姓们更乐意购买的是“有奖储蓄存单”,更不要说在深圳这座新建的城市了。在深圳,只是依赖着特区政府的再三动员、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带头认购,深发展、深宝安等早期建立的几个股份制企业才顺利地建立了起来。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些在前几年还只能压在箱底下的股票,到了1990年,忽然成了深圳市民们追逐的目标。发展、万科、金田,这些前几年发行了股票的公司,都陆续推出了丰厚的利润分配方案,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了股票的投资价值。深圳发展银行在建立的第二年,一张面值20元的股票就可分红7元,投资回报率达到35%,并且老股东还可以得到每2股无偿配赠1股的优惠,股东的实际资本又可增加50%;金田公司在1989年发行的面值1元的股票,当年中期派息即为0.50元,投资收益率达到50%,另外每10股配赠1股,又可增加10%的资本。

股份公司优厚的分红回报,远远超过银行储蓄利息,这使得深圳的股票二级市场也开始红火起来。1990年春季,在深圳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营业柜台上挂牌的股票,价格都扶摇直上,3年前发行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上涨了10倍。深圳人发现了股票的价值所在,股票是钱,股票值钱,股票还可以生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样一种市场背景之下,深圳一些准备发行股票的企业,不再担心股票发不出去,而是要考虑怎样安全地把股票发出去。1990年春,深安达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00万元,发行人按着以往的老经验,认为这些股票起码要用一个星期

才能发完,不料就在正式开始发行的第一天,各个发行点就拥来了成千上万的认购者,不到半天时间,500万元股票就被抢购一空。

在差不多与深安达股票发行的同一时间里,原野公司也开始了它发行股票的工作。1990年2月,《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售股章程》公开见报了。

原野的这份《售股章程》,相当于今天的招股说明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自然是很不规范的。但用当时的眼光来看,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起码就其形式来说,它达到了当时所规定的最高的标准。在洋洋洒洒近万字的售股章程中,它对企业的历史沿革、属下机构、盈利状况都作了介绍,并且对发售新股所募资金用途和盈利预测都作了报告。与《售股章程》一起公布的,还有深圳经济特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原野公司《净资产验证报告书》和《资产评估报告书》。

《售股章程》中说,原野公司前身是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1988年12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转为中外股份制企业;1990年1月更名为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本公司已发展成一个以实业为强大后盾、工技贸相结合、产供销一条龙,以深圳为依托,走向海外之多功能、多元化、跨地区、跨行业之外向型集团式企业。”

作为普通的投资者,一般来说并无耐心认真地阅读任何一个公司发布的文字冗长的招股说明书,这是直到今天许多股民仍旧没有改变的脾气。为了顺利地把股票发行出去,原野公司自然而然地利用了舆论阵地,在当时深圳出版的一些报刊上,关于原野在近几年高速成长的故事一登再登,深圳许多人都熟知了原野以150万元的资本起步,在两年的时间里净资产增长了60倍的故事,有一家报纸干脆给它加上了“股王”的美誉。在原野股票的发售地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广告横幅也早早地挂了出来,吸引着来来去去的过路人的视线。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原





野股票深入人心。

其实,今天我们翻遍原野的这份《售股章程》,根本看不到所谓原野以 150 万元起步,在两年时间里实现净资产增长 60 倍的说法。惟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它关于盈利预测的一小段文字:“董事会预测本公司截至 1990 年 12 月 31 日止之会计年度所创造之税后利润约 3000 万元,投资报酬率 30%。基于这一盈利预测,根据本公司章程所载之利润分配原则,1990 年每股派息将在 1.80 元以上。”

其时,原野公司自设的股票每股面值为 10 元,10 元的投资在 1 年后就能得到 1.80 元的回报,凭心而论,这在当时深圳仅有的几家股份公司中,并不是最高的回报率,但也在股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原野股票正式发行的前几天里,3 家承销机构中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门前,已经出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承销机构为了保证发行秩序,提出了限期预收股金和公开抽签的办法。让承销人员吃惊的是,他们刚刚发出去的预收股金单子很快也成了炒手们牟利的东西,一些交了股金的人转手就加价 20%~30%,将收据倒卖给了他人。

原野股票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登场了。它的 245 万股新股很快就发行出去了,公司顺利地募集到了 2450 万元资金。这样的募资额度,与今天许多上市公司动辄募集到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资金相比,自然只能算“小菜一碟”,但在当时,原野正是凭此进入了上市公司的队伍。

1990 年上半年,虽然深圳证交所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深圳股市的二级市场已经很热闹了。在供不应求的大趋势下,仅有的几个挂牌股票都出现了空量上涨,股票的黑市也日益泛滥,一些炒手以高出挂牌价的价格倒卖上市股票,使初起的股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深圳市政府部门对此种情况感到十分担忧,他们担心一旦市况由牛转熊,那些对股票热情过度的股民们能否承受得起打击。可以买卖的股票太少,这成了大家的共识。因此,一方面,深圳股市的管理部门对二级市场的交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每个交易日的上涨幅度被控制在 0.5% 之内;另一方面,加紧新股的发行上市,管理部门希望以此来消解股民们日益强烈的对新股的饥渴。就这样,原野的 245 万股新股很快就被送上了交易市场,于发行 1 个月后的 3 月 19 日在证券公司的营业柜台上开始了柜台交易。

然而,在越来越高涨的二级市场的推动下,原野的这些股票投入到市场中,不仅不可能起到消解所谓“新股饥渴症”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的热炒,原野的股价出现了急剧的上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0 年 5 月 21 日到 28 日的一周内,它的股价从 14 元猛涨到了 28 元,而从 5 月 25 日到 6 月 27 日,在 1 个月的时间里,原野的涨幅又高达 210%,仅次于安达的 380%。这种强势翻番的行情让股民们对它刮目相看,到 10 月 24 日,面值为 10 元的原野股票,其市价已达到 135.09 元,上涨幅度居于 5 只股票的第一位。“股王”的神话推动着它的股价上扬,在许多股民眼里,原野仅次于深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好股票。

原野股票,就像它在股票票面上画的奔马图案一样,名副其实地成为深圳股市的一匹“黑马”。

由于深圳市政府对出现在市场中的过度投机采取了坚决的打压态度,从 1990 年下半年开始,深圳股市出现了下跌,从 12 月 4 日开始,深股大盘天天下跌,到第二年的 1 月 12 日,在连续 40 来个交易日中,深圳已经挂牌的 5 种股票分别出现了 9.84%~38.16% 的跌幅。

让人称奇的是,原野股票在这股来势汹汹的下跌浪潮中,还是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 1990 年 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股价基本上没有下跌,一直到 1991 年初,才不得不由红转绿,上面说的





9.84%的跌幅,正是原野股票创下的,它远远小于深圳股市龙头股深发展的跌幅。在熊市里能有如此表现,足见深圳股民对这个股票的珍视。

1990年,乃至1991年,是原野股票的“黄金年代”,从深圳到上海,包括其他地方,早期入市的股民们都知道原野。他们期待着原野公司实践它的承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深发展等公司的高回报激励着他们,他们相信在原野上的耕种也一定能得到这样的收获。

“颗粒无收”的原野

转眼间,就到了1991年的春天。其时,深圳证交所已经开始试营业,原来分布在证券公司营业部柜台上进行交易的一些股票,都陆续进了交易所正式挂牌,1990年12月10日,在深交所试营业1个星期以后,原野已经实现了进场交易。原野和发展、万科、安达、金田一起,被称为深圳股市的“老五股”,与上海证交所建立初期的真空电子、延中实业等“老八股”齐名。

在深圳证交所建立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股市过度投机采取的打压措施终于收到了效果,但市场也出现了价跌量减的情况,这使刚刚建立的深交所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部门又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市场管理手段在以后一直受着舆论的批评,但其实是初创时期的中国股市不可避免地要走过的一段弯路。

政府部门出台的“救市”措施之一,便是要求5家上市公司公布1990年年度业绩。深圳发展银行成立3年,年年都有大的成绩,当时预计1990年完成税前利润1.01亿元,上交国家税金2588万元,可供分配利润7512万元。万科在上市以后的两年来,各项业务发展十分迅猛,1990年的营业收入达2亿多元,综合利润在

1700 万元以上。金田公司 1990 年的销售收入 2.5 亿元,比前一年增长 20.3%,比股份制改革前的 1987 年增长了近 1 倍。安达公司在 1990 年上市,它的规模在 5 家公司中是最小的,但上市当年就可向股东拿出丰厚的回报,1990 年这家公司的货运量比上一年增长 100%,周转量增长 81%,产值增长 75%,公司预计利润 270 万元,增长 137%。事实表明,深圳上市公司在业绩上是过得硬的,投资股市是有丰厚回报的。

现在就看原野了。

1991 年 3 月 10 日,原野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宣布了公司在 1990 年度的综合业绩。这是深圳 5 家上市公司中最末一家公布业绩的。公告称:“本公司 1990 年度业经审核之税前利润为人民币 3139 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29 倍。”在其同时列出的综合业绩明细表中又称,公司在 1990 年度的可供分配利润是 2817 万元,每股盈利 0.349 元,董事会建议期末股息为每股派 0.20 元。

必须说明的是,原野在其时已根据深圳证交所的统一要求,将其股票拆细为每股 1 元,因此,它现在所公布的业绩与其 1 年前《募股章程》中承诺的内容并无大的差别,原来承诺的每股派息 1.80 元,股票拆细后应该调整为 0.18 元,现在准备派息每股 0.20 元,看来还是有所增加的。

如果孤立地看,原野这样的经营业绩应该说还是可以的,放在今天中国股市将近 1200 家上市公司中进行比较,至少也能排在中间的位置。

原野董事会出具的这份报告还对分红派息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一切都给人以很正常的感觉。

但与其他几家公司不一样的是,原野董事会在公布这份业绩报告的同时,还公布了一份庞大的扩股计划,当然,募集扩股资金后的资金用途也在这份文件中写上了,即准备用来收购一家时装公司。





其实,早在 1990 年,也就是公司上市不久,原野就一直在谋划增资扩股的计划。这年 10 月 18 日,一份报告递交给了深圳市政府,原野拟集资 10.8 亿元人民币。按照原野提出的计划,这些新股全部供原股东认购。

一个上市公司想要一次集资 10 亿元人民币,这在今天的中国股市已经不算很轰动的事了,但在当时,出现这样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原野原来的总股本不足 1 亿股,现在要扩大到 10 亿多股,这种“狮子大开口”的做法足以吓退主管部门。因此,原野的这份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但是原野显然不愿意无休止地等待下去。所以,在它公布 1990 年度业绩的同时,它把这一增资计划抛了出来。很显然,原野为了把设想中的增资扩股变为现实,才提出了每股派现 0.20 元的利润分配计划,但仅此一项,它就必须拿出 1800 万元资金,如果不能实现增资的目的,它是不会乐意把这些资金拿出来的。

就从原野董事会发布公告的这天开始,原野公司便陆续出现了一批“不速之客”,深圳市财政局、经贸发展局、监察局、税务局、审计局等部门,陆续开始有人到原野公司进行调查。我们今天无从猜测原野是在什么事情上惹得深圳的管理部门如此地敏感。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它的扩股计划还躺在上级部门的抽屉里,原野公司却已经自作主张地把它向社会公布了,颇有点“将你一军”的味道。原野的这种做法,自然会使管理部门在工作上出现很大的被动。

这种各部门频繁进出于原野公司的调查,自然让原野公司不胜其烦,问题反映到了深圳市政府。按照原野的想法,它自然是希望政府采取措施结束这种调查。但出乎它意料的是,经过深圳市政府的协调,一个由各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建立了起来,对原野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

1991 年 6 月 14 日、7 月 13 日、8 月 8 日,在深圳市一位副市长

原野:资本在股权迷宮中外交